

家庭金鑑

倫理小說

家庭金鑑

蔭狐氏著

天台山人題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偷獵家
庭金鑑 全一冊

●訂價大洋七角
●外埠郵費加一成

著 者 董 蔭 狐

印 刷 者 天 津 益 世 印 字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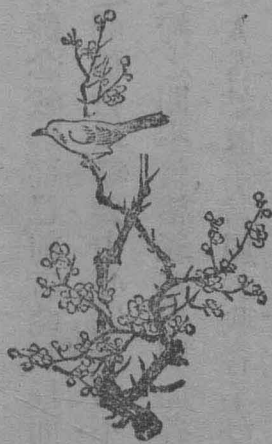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天 津 益 世 印 字 館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自序

歐美家庭之關係與中土家庭之關係彼此互較殆有大相逕庭者存焉繁徵曲引更僕難終概括以言則中土家庭之關係維繫力重而倫常之觀念強歐美家庭之關係維繫力較輕而倫常之觀念較弱而已前者畸於厚而後者畸於薄故我國以孝爲百行之先舉凡親族之關係皆以孝爲中心遞衍而不離其宗歐美則高談功利主義由親子以至昆弟夫婦之間率皆權義之界明而各自主張獨立之人格者也兩者之間互有得失屬於人者姑置不言屬於我者不妨略申其義蓋我國聖賢之教人也以道之大本在於仁仁之發端始乎孝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此秉彝之良而聖愚所同者也保此一念而涵養之則仁民愛物胥於是出而天民大人之基植於此矣此則我國貴孝之精義施諸百世而無貳放諸四海而皆準者也惟是父母偶逢頑嚚子女或病桀驁於是爲家庭之犧牲者有之佚出倫常之軌範者亦有之然此不過偶然之變態不足即爲教孝咎也使彼遭逢不幸之人苟以誠以將

之善以處之則荆棘亦且爲坦道黑暗終即於光明其厄殆未有不解者書中所
述亦以備中土家庭之一格願人有所取鑑云爾故於弁首之時而書其所懷若此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通縣董蔭狐



倫理
小說

家庭金鑑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蔭狐 著

第一章

著者當未撰此書之前。乃有無數之感想。奔湊於吾腦。直如一部廿四史。大有無從說起之嘆。溯夫天造草昧。人皆榛榛狉狉。安有今日璀璨莊嚴之國家。則家庭實人類團結之起點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支派繁衍。家族之制度以成。由是而部落。由是而社會。由是而國家。文物燦然。制度大備矣。今日我國之國勢。蜩螳沸羹。大局紛然。視國者幾有日落崦嵫。不堪回首之嘆。則善醫國者。必先潛移默化。使有良好之家庭。然後國家可得而理。良以家庭爲國家構成之質點故也。

夫今日之時髦派。論及家庭。厥有二種。一爲舊式之家庭。一爲新式之家庭。所謂舊式家庭者。則依中國舊日之習慣而組織者也。所謂新式家庭者。則仿歐美之習慣

而組織者也。惟今之號稱新人物者。率皆有一成見。橫亘於胸。對於舊家庭。則唾棄不遺餘力。對於新家庭。則崇拜不容於口。著者無似。誠未敢苟同其說。蓋舊日家庭之弊害。如父之專制其子。弟之倚賴其兄。男女之不平。等。婚姻之不自由。種種弊端。屢指難數。誠有予人以痛心疾首者。然一返觀今之號稱新式家庭者。果無弊害乎。視父母如贅瘤。等弟兄於陌路。今日結婚。明日離婚。其涼薄刻覈之風。令人聞而悼慄。是豈合於歐西聖哲之訓條乎。無他。襲其皮毛。不求實際。妄爲藉口。振振有辭。吾恐歐西聖哲之靈。亦將不認此爲合法也。蓋人情之所順。即天理之所安。何舊何新。惟求其是。著者不揣冒昧。著爲此書。亦安居爲善處家庭之金針。而改良家庭之木鐸也。本旨既明。吾書亦將開場矣。

天氣清和。微風駘蕩。一片廣漠之場。其平如坻。嫩草新生。芊綿可愛。襯人足底。如鋪一層絕厚之氈。仰望天空。則綵繩斜掛。以玃釘於繚垣。繩上綴各國之國徽。密如繁星。爲風所吹。翻翻作態。中矗一竿。竿頭繫一五色之國徽。勢如皓月當空。俯瞰八表。

則中華民國之國旗也。場旁所置如鞦韆。如木虎。如網球。如啞鈴。匙蛋。各種學校游戲器具。罔不咸備。踞場之中央。則一臨時所結之棚。爲執事員暨來賓啖茗之所。噫。鋪陳若此。必非絕無事故可知。是蓋某府開合府學校成績觀摩會。兼爲春季游藝之運動也。

時則各校之生。均已踴躍躋躋。集於一場。除女生彙聚一處。作壁上觀。餘則分爲若干組。觀其領隊之旗幟。即可識其爲何校。諸生均矯矯作武容。蓋人人心。中均抱一奪得錦標之想也。

環場而觀者。除特請來賓。暨持有介紹券者到場參觀外。餘則紅男綠女。白叟黃童。紛紛藉藉者。肩摩踵接。蓋羣欲一覘盛舉。以擴眼福。學校既屬本地機關。游藝亦爲公開事業。人既樂於來觀。在理亦未便相阻。僅有執事各員。巡行場中。維持秩序。而各學校之校長教員。均聚處棚中。以司察視優劣。評定甲乙之責。於時人人皆延頸跂踵。以待觀此運動之開幕也。

乃未幾而軍樂洋洋盈耳。運動果開幕矣。諸藝迭呈。百巧競奏。各色之旗幟飛舞於空中。而諸生各顯其好身手矣。如蝶穿花。如蜓點水。如燕掠風。如鶯織柳。觀者皆目迷五色。以全副之精神貫注之。乃於喝采潮湧鼓掌雷動之中。忽有一尖銳之聲排衆聲而上曰。此次黃君國英第一矣。而場之四週遼闊。空氣之回音。乃如相答曰。此次黃君國英第一矣。

不意此種之聲浪。於每次競藝之後。連續軒然而起。幾如印板之字。無一更易者。維時棚中視察各員。皆領首拈髭。互相讚嘆不置。來觀諸人。亦多低首嘖嘖私語。知折服於個兒郎者深矣。至女校各生。雖未便以稱許之言。置諸齒頰。而各人皆芳心可。默自思忖曰。是超羣軼倫昂昂獨邁者。誠不愧爲青年中之千里駒也。但不知何校之生。而能勁拔若此乎。彼技藝略遜一籌。爲黃生所掩蓋者。雖不免稍懷嫉視之心。然終不敵其崇拜之念也。

運動之事既畢。乃舉行授獎式。時則臨時所推監視長。爲府立師範學校校長某君。

鬚髮蒼然。蓋一年高德邵之老叟也。時則各校諸生。麇集於棚之兩旁。作雁排式。某校長植立於一長案之前。微咳而言曰。此次運動成績。以府立中學校黃生國英爲第一。且其平夙學業。經諸員評議。亦佔優等。是宜獎勵。以資鼓勵。言際舉案上之銀杯。杯作觚形。上鐫有青年魁傑四大篆字。暨某會獎品與年月字樣。某校長曰。黃生來前。此爲本會預製之獎品。爲爾所應領受者也。

時則見一生。越衆而前。闔場之視線。均集於此少年之身。見此少年年未弱冠。長身而玉立。眉目清整。神采奕奕。生動。恭立於長案之前。校長乃以銀杯授之。少年鞠躬敬領而退。嗚呼。此等之授獎式。所得固屬淺淺。然亦憑一己之精神才力。競爭奮鬪而得之。較今日煌煌之授勳式。其大小固屬不侔。而難易則固有上下床之別也。於時某校長又自案上取一葵花式之銀杯。杯形分四瓣。每瓣各有一字。文曰女界楷模。亦有款識年月。字作垂珠篆式。製造極爲精美。某校長言曰。本府各女學校。其平夙所授各科。如刺綉手工圖畫諸門。於前日陳列較比時。經各員評定。公推尙德

女子師範學校鄭生芷馨。成績優美。爲各校之冠。是亦宜得獎。以爲將來激勸之助。鄭生來前。老夫將以獎品屬爾也。

時則斜陽幻彩。映射各女生。有如一樹穠花。鮮豔欲滴。於某校長發言之後。則見有一女生。欵步而前。鬢髮玉面。皓齒明眸。兩頰映日光。作玫瑰之色。服學校之制服。儼然大家風範。徐至長案之前。端肅而立。微風吹拂。秀髮下披。女生以手攏之。其指乃如纖玉。觀彼姝之態度。宛然出水芙蓉矣。某校長以杯授之。女生亦肅領鞠躬而退。斯時全場之目光。罔不傾注。此如花之面也。

暮靄蒼然。自遠而至。天氣已向晚矣。各校之員司。既各導其學生。魚貫以去。觀者亦紛然四散。各寧其家。而今日運動之盛舉。至此遂告閉幕矣。

第二章

夜色沉沉。晚風習習。數株之楊柳。經風披拂。作依依之態。而一鉤新月。出自雲罅之間。則樹影滿地矣。於時見一黑影。徐步而來。口中喃喃自語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范希文語。真不愧爲大丈夫也。斯人方徘徊月下。遣此良宵。忽聞有人自後呼曰。是非黃君蔚宗乎。賞月低吟。興致良不淺也。斯時地下又添一黑影。則月光之下。又有一人出現矣。蓋此地爲府立中學校之操場。而前時徘徊月下之人。即上章運動奪得錦標之黃生國英。蔚宗則其表字。彼自後呼之者。則同學張生士雄。字毅甫者也。二人並肩而行。前面有一石燈。士雄曰。吾輩在此小憩談話何如。國英點首頷之。二人以巾鋪其上。則覺石燈潮濕異常。國英曰。夜氣已深。坐此似碍衛生。吾輩仍不如間行爲得也。於是二人仍行微步消散。士雄曰。今日本校之風潮。君其不以爲然乎。國英曰。此事殊費解說。在程教員之舉止言論。平夙固不洽衆心。則今日藉端而起。亦屬意中之事。然以鄙意觀之。亦未免過激也。士雄曰。惟其平日高自位置。矚視學生。故有今日之問難。致彼老羞變怒。斥爲惡作劇。置諸不理。而激成此變也。但李君之行爲。余亦……言至此。忽有烏鴉數頭。自南而北。載飛載鳴而去。二人均仰首視之。士雄曰。異哉。當此深夜之時。此烏鴉胡爲不安於巢。而飛鳴過此。

也。國英曰。余聞烏鴉鳴聲。異常慘厲。是必經非常之驚恐可知。二人乃登石橙。翹足以望烏鴉飛來之方向。則見夜光深黑之中。天半忽現赭色。二人乃點首微嘆曰。噫。此火警也。飛鳴囉刼之烏鴉。殆已無枝可棲矣。

國英曰。譬如如此火警。其始僅起於小不慎。遂乃遽兆焚如。不可嚮邇。亦猶程教員平日多結惡感。至有今日之結果也。然以余觀之。程教員性情雖劣。學問尙佳。今日問難。未必不能答覆。特欲故示其尊嚴。因斥學生爲侮慢。而詆訑不理也。士雄曰。惟其如此。所以招學生之讐視也。夫師生之間。賞奇析疑。本屬應有之事。即偶有不知。亦可開誠相告。何遽兩目稜稜。盛氣相向哉。國英曰。君言固然。特如此亦相安無事。又何至生此無謂之波折哉。惟今日張學監不善處理。以致風潮益形激大。使校長非因赴省離校。余知其決無此事也。士雄曰。程教員本係由張學監推薦而來。則其故爲左袒。亦屬意中之事。特不應如此叱咤學生。以斥革爲示威也。國英曰。特因此小故而遽行停課。致令荒蕪學業。殊非我青年求學者所應出此也。士雄曰。使學生照

常上課。彼又將尋求首要。以致厥罰矣。故今日之相率停課。亦屬保全同類。勢不得已也。國英曰。余將竭其棉薄。調停此事。必使雙方均無損害。滿意解決也。士雄曰。苟能若此。實本校之幸。免致以口舌予人矣。余雖不敏。亦將步君之後也。爾時忽聞鈴聲。鐺鐺而響。則眠息之警告也。於是二人乃中斷其詞。各指寄宿舍而去。操場寂寂。乃虛無一人矣。

此次學潮。後經黃生之竭力奔走。以其誠心苦口。挽回雙方執拗之見。並將彼此誤會。詳爲解釋。以爲懲前毖後之計。於是此軒然之波。遂乃潛行消滅。蓋黃生之夙行。不獨同學諸人。咸加推服。即員司觀其篤實光輝。亦皆心折無已。故其一言有如九鼎。而易於奏效也。

黃生本鄰邑之人。赴學於此。其父在前清時代。曾膺民社。故家業尙稱小康。惟其母梁氏。當黃生之幼年。即已謝世。其父再娶周氏。生一子名曰國華。年十三矣。蓋小於乃兄五齡也。國華生後之二年。又舉一女名曰國葩。嗣此遂未再育。當黃翁抱家子

之時。已逾強仕之年。以故國英在襁褓之時。夫妻鍾愛。無異夜光之珠。連城之璧。逮不幸其母撒手人寰。竟舍此一塊心頭肉以去。其父再續鸞膠。新人如玉。此後國英之待遇。較前已貶損爲多。及至國華國范生。益復寵移愛奪矣。

從來繼母之心。多漠視其前妻之子。以爲彼婦所育。與我何干者。而其與丈夫血胤之關係。與自身母子之名分。均未涉念也。即或貌爲慈祥。以邀戚鄰之譽。叩其中心。實痛癢不關於懷。淡然若無所繫。若其並名譽而不恤者。遂並其子之賢愚而不問。一爲心中之釘。喉中之梗而已。此伯奇所以有履霜之操。而閔子所以有衣蘆之嘆也。

苟使爲人父者。能持家庭大體。則牝雞之晨。胡白而雒。無如丈夫之豪氣。每爲巾幗所降。至老夫得其女妻。尤將怡色柔聲。膜拜石榴裙下。以期邀夫人之一粲。而無告兒之痛苦。遂不堪問矣。雖懦夫之心。未常無舐犢之意。無如愛子之心。究不敵愛憐其妻之心之摯。只得有淚偷彈。不敢明爲保護。至彼悍婦毫無心肝者。更將助桀爲

虐矣。此家事所以多不可問也。

今則黃生國英之家庭。雖未墮入此悲慘之境。然周氏固工於心計人也。外面對於國英。初未常加以冷酷之待遇。然較已所育之子女。則固有大相逕庭者。形式上雖無涇渭之分。精神上則有荼薺之別。黃翁多年老更。早已察而知之。無如既媚其妻。遂難更恤其子。兼之母愛子抱。古有明言。後來之子女既生。遂於不知不覺之中。日視前兒爲淡泊也。

黃生天性肫摯。不惟敬愛其生父。抑且敬愛其繼母。以爲父已屆衰暮之年。扶持抑搔。噓寒問暖。惟母一人是賴。彼婢媼僮僕。又烏足恃者。余若開罪於母。致令抱不憚之心。則事父必且生懈。甚或以余之故。而致勃谿。是直接開罪於母。即間接貽悞懷於父。問心又烏忍者。於是事父事母。兢業異常。罔敢有毫厘之失。親友鄰里。聞僕媼稱述其行。皆翕然譽其賢。以爲黃氏之子。能善事其繼母。不貽老父之憂。是真善處家庭。而不愧爲孝子者。此等之月旦。偶於不經意時。得入黃生之耳。黃生輒蹙額疾

首默自思忖曰。人之稱余孝。反面觀之。即不啻言吾父母之不慈。稱余愈切。則爲累於父母者愈深。不善韜匿。徒令騰其口說。余誠不肖之子哉。

至國華。則恃父母之溺愛。恣情縱意。爲所欲爲。乃爲之親者。亦復予取予求。不汝疵瑕。孩提如是。總角如是。而成童亦如是。習慣乃成第二之天性矣。且國華對於乃兄。蔑視有同無物。且復橫加挑剔。妄肆凌駕。國英非不知童子宜受良好之教育。幼而不繩。長益不檢。則縱之適以毒之。無如父母之尊。且不加以管束。則爲之兄者。又何敢逆其毫髮。於是國華之性質。乃日趨於惡劣矣。

國華雖與同乳。性情乃絕不相侔。雖在幼年。即已異常婉淑。且眉目娟娟入畫。同一娉婷絕好之女郎也。兼能親暱伯兄。較視仲兄爲重。父母偶有不愜意國英之處。嘖有後言。女必貌爲嬌愁。詳陳伯兄之佳處。斥父母爲昏耄。黃翁夫婦。每爲之解頤而笑。其有造於國英者。良不淺也。

國英既卒業於縣立高小學校。乃晉而至府立中學肄業。國華則踵其伯兄之踪。入